

洪濤

## 難以翻譯的“你”字： 略談《紅樓夢》人物的心理距離和英譯問題

### 一、小引

語用學的定義有許多種，其中一種是George Yule 在 *Pragmatics* 一書提出：Pragmatics is the study of the expression of relative distance.<sup>1</sup> 也就是說，語用學關注人類的親疏程度及其語言表達的方式。這是從社會動態交際的角度來研究語用，定義較簡，但涵蓋面很大。

我們不妨用一個具體稱謂問題為中心來考察 relative distance：“你”是當今中國社會中很常見的第二人稱（當面稱呼），但是，在《紅樓夢》的社會環境中，對別人說話，不會任意用“你”這個稱謂詞。《紅樓夢》中的代詞對稱往往反映人物之間的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情感距離。<sup>2</sup>

另一方面，人稱和稱謂詞含有“權勢語義”（the power semantic），這種語義透露出權勢社會關係，在語言的實際使用中反映出對話雙方的社會身份、地位等方面的高下。在這種情況下，稱謂語的使用是單向性的，不可互換的（nonreciprocal）。<sup>3</sup>

### 二、親疏有別

我們可以舉些實例說明一下。《紅樓夢》故事中，寶玉和黛玉兩人相戀，寶玉平常以“你”“妹妹”稱呼黛玉。但是，兩人吵架時，寶玉所用的稱謂詞馬上由“你”變成“姑娘”：“你且站著。我知道你不理我，我只說一句話，從今以後，撩〔撻〕開手。”林黛玉回頭看見是寶玉，待要不理他，聽他說“只說一句話”，便道：“請說。”寶玉笑道：“兩句話，說了你聽不聽呢？”黛玉聽說，回頭就走。寶玉在身後面嘆

道：“既有今日，何必當初？”黛玉聽見這話，由不得站住，回頭道：“當初怎麼樣？今日怎麼樣？”寶玉道：“噯！當初姑娘來了，那不是我陪著玩笑？憑我心愛的，姑娘要，就拿去；我愛吃的，聽見姑娘也愛吃，連忙收拾得乾乾淨淨收著，等著姑娘回來。一桌子上吃飯，一床几上睡覺。丫頭們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氣，替丫頭們想到了。我想著：姊妹們從小兒長大，親也罷，熱也罷，和氣到了兒，才見得比人好。如今誰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睛裏，三日不理、四日不見的，倒把外四路兒的什麼寶姐姐鳳姐姐的放在心坎兒上。”（舊行本，第327頁；新校本1998年印本，第374頁，文字無大異。）<sup>4</sup>

用稱謂詞“你”相稱顯示當時兩人的關係還算較親近的，稱謂詞一變成“姑娘”，反映那一刻兩人的關係疏遠了（是有意的疏遠）。我們還注意到，寶玉是連珠炮一般的稱“姑娘、姑娘、姑娘”，可見他是有意多次使用。而這“姑娘”稱謂詞，本是賈府的奴僕用來稱呼林黛玉的，用起來很“隔”。果然，寶玉黛玉兩人和好如初後，寶玉就棄“姑娘”而恢復稱“你”和“妹妹”了。

### 三、親疏、權勢語義和英譯問題

另一個例子。《紅樓夢》第五十五回，鳳姐要平兒順從接管家事的探春，不要為了維護主子（鳳姐自己）而反駁探春。平兒不等鳳姐說完，便笑道：“你太把人看糊塗了。我才已經行在先了，這會子才囑咐我！”鳳姐兒笑道：“我是恐怕你心裡眼裡只有了我，一概沒有別人之故，不得不囑咐。既已行在先，更比我明白了。這不是你又急了，滿嘴裏‘你’呀‘我’的起來。”平兒道：“偏說‘你’！你不依，這不是嘴巴子？再打一頓。難道這臉上還沒嘗過的不成！”（舊.2.706）<sup>5</sup>

可見，書中人物因為尊卑有別，不能隨使用“你”。<sup>6</sup>平兒使用了

1 George Yule, *Pragma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3.  
2 Dell Hymes, *Founda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London: Tavistock Pub., 1974), p.104, p.157.  
3 Roger Brown and Albert Gilman, "The Pronouns of Power and Solidarity", *IN Style in Language*. Edited by T. A. Sebeok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0), p.253-276.

4 舊行本指《紅樓夢》（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學術界慣稱此本為“舊行本”。本文中，（舊.x.y）指《紅樓夢》的“舊行本，第x冊，第y頁”。後來，一九八二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用“庚辰本”為底本校訂的本子，世稱“新校本”。

5 平兒的話“我才已經……”相當於現今的“我剛才已經……”。

6 同樣道理，薛姨媽曾當面稱自己的姐姐為“姨太太”（見第7回。舊行本第83頁），不稱“姐姐”。

“你”，或是因為她感到自己和鳳姐甚接近（心理距離），況且當時又無旁人，所以不經意就用了表示親昵的“你”（for familiarity）。<sup>7</sup>但嚴格來說，鳳姐是主子，平兒是奴才。（書中人也是如此看待。<sup>8</sup>）平兒應該用代詞性表達法（pronominal expression）——“奶奶”。<sup>9</sup>

這種情況不限於中國人的漢語語境，在某些語言中，第二人稱的使用也是有限制的。Leonard Bloomfield說：The meaning of second-person substitutes is limited in some languages by the circumstance that they are not used in deferential speech; instead, the hearer is designated by some honorific terms (your Honor, your Excellency, your Majesty).<sup>10</sup>這表示，代詞對稱的使用上帶有權勢語義。

回頭看鳳姐那番話的結尾處，楊憲益夫婦將最後幾句翻譯成：“I was afraid you'd forget other people in your concern for me, that's why. If that's what you've been doing, it shows you've more sense than I have. Don't get so worked up, though, that you forget yourself and whom you're talking to.”（楊.2.246）<sup>11</sup>

為何楊譯沒有you, I的字樣？而且，好像沒有翻譯“滿口裏‘你’‘我’起來”？其中的原因是值得追究的。

如上文所說，原文中的“你·我”對稱屬於平等稱呼。但是，平兒是賈璉的妾，不得與正妻鳳姐看齊，也不能用“你”稱呼鳳姐，只能稱“奶奶”。事實上，鳳姐對於自己“正室”的地位是十分在意的，她曾

7 在《紅樓夢》的社會環境中，妾侍應面稱其丈夫為“老爺”，如趙姨娘即如此稱賈政（第七十二回），平兒應面稱賈璉為“二爺”。（舊.3.934）但實際上也要看具體情況而定。在私人場合（例如只有平兒和賈璉兩個人共處一室），平兒也曾當面稱賈璉為“你”。參看第二十一回“俏平兒軟語救賈璉”。另外，第六十九回也有相同的例子。賈璉對此，並沒有表示不滿。鳳姐曾批評賈璉道：“都是你與的他〔平兒〕，我只和你算賬就完了！”（第22回末）

8 鳳姐是平兒的“主子”，參見第三十八回鴛鴦的話。（舊.2.463）又可參第五十六回探春的話。（舊.2.711）

9 賈寶玉也曾因直呼大丫頭的名字，沒有按禮法稱她們為“姐姐”，所以被林之孝家的教訓了一頓。參看《紅樓夢》第六十三回。（舊行本，第3冊，第809頁。）

10 Leonard Bloomfield, *Language*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35), p.256.

11 Tsao, Hsueh-ch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Trans. by Yang Hsien-yi and Gladys Yang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8-99), Vol.2, p.246.

在賈璉面前警告：“平兒丫頭瘋魔了。這蹄子認真要降伏我了，仔細你的皮！”（第二十二回末）<sup>12</sup>現在平兒沒稱“奶奶”，只用了“你”，屬於僭越，違反了語用學中的禮貌原則（principles of politeness）。<sup>13</sup>

但是，在英語世界中，日常生活中稱呼別人為you是很自然的，位卑者對位尊者也以you相稱為主。<sup>14</sup>西方讀者看到鳳姐指責平兒稱“你”（you），也許會感到奇怪：“鳳姐為甚麼對you之稱表示不滿？”在英語史上，以you稱人，是下對上的尊稱；以thou稱人，才是上對下的稱呼。<sup>15</sup>以下這例，也許可以作為佐證：莎士比亞戲劇《哈姆雷特》（Hamlet）中，哈姆雷特在他父王鬼魂身份未明之時，以thou相稱（如Act I Scene V: Whither wilt thou lead me?）；鬼魂身份明確後，才改以敬稱形式的you（如Act III Scene IV）。<sup>16</sup>

換言之，英語運用中用you更為尊敬對方（相對於用thou而言）。這就和鳳姐所斥責的相反（稱“你”不恰當）！

在楊憲益夫婦之前，H. Bencraft Joly曾經照字面翻譯鳳姐“這不是你又急了，滿嘴裏‘你’呀‘我’的起來”為：There's nothing in this to drive you into another tantrum, and to make that mouth of yours begin to chatter away so much about ‘you and I,’ ‘you and I’！<sup>17</sup>讀者看了，不禁要問：用you and I，何等平常？與tantrum（發脾氣）何干？Joly這個譯文，讀起來就有點費解。

12 小廝與兒也曾談及鳳姐防平兒“反了”的事。（舊.3.854）

13 顧日國：〈禮貌、語用與文化〉，載於《外語教學與研究》1992年4期。顧日國提出“稱呼準則”。Geoffrey N. Leech,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London: Longman, 1983).

14 我們注意到：The style of Parliamentary debate forbids the use of the second person in referring to other members. 參看Raymond Chapman,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Stylistics*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3), p.49.

15 參閱 Roger Brown and Albert Gilman, “The Pronouns of Power and Solidarity”, IN *Style in Language*. Edited by T. A. Sebeok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0), p.253-276.

16 W. Shakespeare, *Hamlet*. Edited by Harold Jenkins (London: Methuen, 1982), p.215, p.325.

17 Cao Xueqin, *Hong lou meng*, or,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 Chinese Novel*. Trans by H. Bencraft Joly (Hong Kong: Kelly & Walsh, 1892-93), p.567.

B. S. Bonsall的譯文也有相同的問題：And is this not that you have been too impatient, and with all your mouth you have begun to say ‘you’ and ‘me’? (手稿)。讀者要問：‘you’ and ‘me’與impatient有什麼關係。

也許考慮過這一層，所以，楊憲益夫婦將“你又急了，滿嘴裏‘你’呀‘我’的起來。”翻譯成Don't get so worked up, though, that you forget yourself and whom you're talking to.<sup>18</sup>這個譯法，迴避了you, I, me等詞，西方讀者看了，不會感到困惑。但是，這樣一來，鳳姐到底不滿些甚麼，就顯得含糊不清了。(原文很明顯是不滿平兒所用的稱謂詞。)

英國翻譯家霍克思(David Hawkes, 1923-)的譯本仍保留了鳳姐對平兒用you的不滿意，而且鳳姐連說you, you, you,較誇張地傳達出不悅之情：

‘By the way, aren't you perhaps getting a little carried away - this “you”, “you”, “you” all of a sudden? What's wrong with “madam”?’

但鳳姐為何不滿意這個“you”？霍克思不得不為鳳姐解釋：By the way, aren't you perhaps getting a little carried away — this “you”, “you”, “you” all of a sudden? What's wrong with “Madam”?’ (霍.3.706)這個譯文中的‘What's wrong with “Madam”?’在原文沒有對應的文字，是霍克思自己加到譯文中的。實際上也就是將原文隱含的信息呈現出來(Madam等於漢語中的“奶奶”)。

這句What's wrong with “Madam”？令我們想起Charlotte Brontë (1816-1855)的Jane Eyre (《簡·愛》)。曾記載一段Jane與其堂兄的對話：“What do you want?” I asked, with awkward difference. “Say, ‘What do you want, Master Reed?’” was the answer. 故事之中，那個堂兄同樣也是不滿足於被稱you, 要對方用尊稱：Master.<sup>19</sup>

#### 四、小結

稱謂詞的使用隨當事人的親疏關係而變化，這屬於老生常談，只是《紅樓夢》的情況要更特殊一點。這些特殊點，放到翻譯領域，令譯者

頗費周章：一個“你”字，竟不能用you來翻譯！

本文著重討論的平兒稱謂詞之例，也屬於文化差異問題，而涉及文化差異的語句，在翻譯過程中，往往不能直譯了事，因為另一文化的讀者未必能明白直譯(從Joly的譯文，可見一斑)。至於其他譯者如楊、霍兩家的處理手法，應對後學有所啟發吧。(附記：筆者撰有一系列關於《紅樓夢》英譯本的研究報告，準備彙成《紅樓夢英譯評議》系列。本文係短篇節記，屬《紅樓夢翻譯與社會語言學》的一部分。)

18 按，楊譯本應該不是據程高本翻譯，但此句，《紅樓夢》諸版本的文字相差不大。本文所討論的稱謂詞，各版本大體相同。

19 Charlotte Brontë, Jane Eyre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94), p.11.